

I 74-319/9 C2

215613

军 阀



0457810

〔美〕麦尔考姆·波希著

王 勇 胡丽华 曾雪梅

译

赵渝江 查小沪

王 烨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陆震伟

军 閥

〔美〕麦尔考姆·波希著

王 勇 胡丽华 曾雪梅 赵渝江 查小沪译

王 焯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9×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536,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321-0712-4/I·570 定价：7.30元

登记证号：（沪）103

鶴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杜甫《宿江边阁》

第 一 章

“Bitte”^①，火车包厢里，一位上了年纪、满脸胡须的乘客向坐在他对面的一位肤色白皙的青年递过一盒凯普斯顿牌香烟。

“不，谢谢，我不抽烟，”年轻人说这话时犹犹豫豫，好象要接烟似的。

“请——原谅，英语里是说原谅吗？以前我是跟一个瑞典妇女学的英文，忘得差不多了。”老人微笑着探出身子。“美国人？”

这个青年第一次出国旅行，倒愿意别人把他看作是法国人或者起码是英国人，可是所有的人，就连那些只会说一两句英语的中国脚伢，也总是把他看作美国人。他挺纳闷，是不是他穿的这身泡泡纱外衣和脚上的羊皮鞋才让人看穿了呢。“是的，”他闷闷不乐地承认道，“是美国人。”

“在美国的哪个地方？”那位满脸胡须的德国人追问道，眼睛湿漉漉的。

“康涅狄格州。”年轻人心里想，父亲曾告诉过他，眼睛湿漉漉的人八成是酒鬼。

“康一涅一狄一格，”德国老头吐音困难地重复道，“在美国东部？”

菲利浦·安勃利点点头，故意别转头望着窗外。老头一门心思

① 德语：请。

想练英语，便一直和青年唠叨。可在1927年——农历兔年——的这一天，车窗外不断地闪过中国大地的壮丽景色，安勃利实在没有兴致谈他在康涅狄格州那段枯燥乏味的生活。

昨晚他们在上海迟迟未发车，谣传说有一股当地军阀手下的散兵游勇，在去昆山的铁路线上寻衅滋事。火车从上海闸北站开出已是深夜时分，现在刚过黎明。天色一亮，安勃利和那个德国老头就睁开了眼睛，在刚才的半山里时，两人都默默地注视着绿色的中国大地在窗前一晃一晃地闪过。听见老头想再唠叨的叹息声，安勃利只好死死盯住窗外的景色，生怕破坏了观赏田野美景的情致。

一个中国侍仆走进了包厢。他穿着一件白上衣，戴着一副白手套，手里端着一只盛满鸡蛋、面包、果酱、平底酒杯和一只大茶壶的盘子。安勃利的父亲一直提醒他，在中国旅行诸多不便，别想有舒适的环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倒觉得这列“蓝色快车”还算舒适：包厢里有包皮座椅，台灯下还有一块镶边的桌布，以及一份令人满意的早餐。这些事他当然不会告诉父亲。

“有牛奶搁茶里吗？”他用中文对侍仆说。

年轻的侍仆愠怒地摇了摇头，走出了包厢。

过了一会儿，德国老头满嘴塞着鸡蛋说道，“你在康—涅—狄—一格学的中文？”

美国青年又懊丧不已，满以为别人会想他是在这儿学的中文。想掩饰自己的稚嫩真是一点法儿也没有。“是在大学里学的，”他只好承认。

“在培养传教士的学院里？”

“什么？”

“传教士？对不对？我想你是一个传教士，”老头得意洋洋地笑着说道。

“是的，我是一个传教士。”安勃利很笨拙地使着筷子。一大块

鸡蛋掉了下来。他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吃中国餐。他居住的新汉汶那里没有中国餐馆。

“懂中文太好了，”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老头更是兴高采烈。“七年前我来的时候，中国真是一个好地方。Ausländer^①活得也很快活。可今年的Frühling——Frühling^②？”

安勃利帮老头说出了这个词，“春天。”他懂德文。

“今年春天上海却是兵荒马乱，到处都是炸弹、凶杀、青帮和强盗。”他做了一个刀拉脖子的动作。“Einen den Hals abschneiden^③。孙传芳一到上海，那儿就Mord^④。蒋介石一来，也是Mord，到处是大兵、是匪徒。不是土匪从军，就是大兵从匪。”德国人转着眼珠，不住地唉声叹气。“在上海我还看见木杆上——是不是木杆？木杆上吊着 korb——”他等着安勃利为他翻译。

“篮子。”

“篮子里放着头颅。”

“人头？”

看到安勃利心动了，老头咧嘴笑了起来。“就吊在街上的木杆上，篮子里盛着人头。没错儿。以前可从没见过这样。”德国人放下筷子，轻轻打了一个饱嗝，又伸手抹了一下嘴。

安勃利觉得火车慢了下来，便探身窗外看看前方的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乡民，背上沉甸甸的货物把他们的腰都压弯了。火车一停，乞丐的手便一只只伸到了窗口。戴着鸭舌帽的警察凶狠地驱赶着人流。噪杂声震耳欲聋，炸鱼味、烂麻布味以及安勃利叫不上名儿的怪味儿混杂在一起，臭气熏天。他想仔细瞧瞧苏州这座花园城市，可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挡住了他的视线。

① 德语：外国人。

② 德语：春天。

③ 德语：军兵互相残杀。

④ 德语：杀戮。

“苏州到了，”德国人说道。他用刚点上的香烟指点着车站前方那一群屋脊上翘而摇摇欲坠的建筑。“那是网师园。你知道吗？”

网师园。安勃利曾读到过它，还有拙政园、怡园和留园，等等。他十分激动，就连德国人的饶嘴多舌也没有减弱他的兴奋心情。突然卧铺车厢的走廊里一阵骚乱，他们的包厢门砰地被撞开了，随即走进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戴着铜盆帽的人，跟在后面的苦力又拖进两只硕大的柳条旅行箱。他用英文吆喝着苦力把箱子放到上层睡铺上，然后摘下帽子，用手帕擦一下额头，重重地坐到了德国老头身边。

铁轨上那辆贝耶—格拉特蒸汽机头正喷出一团团白气。铁轨前方横七竖八地躺着苏州城里那些灰砖砌成的简陋屋舍，而在破房子后面则耸立着维多利亚式的市政大楼，一座九层楼古塔在天色映衬下鹤立鸡群，再往前就是一片光秃秃的花岗岩山丘。德国老头探出身子，从一个独眼小贩手里买了几只桃子。那位新来的乘客瞟了一眼早餐的盘碟，从猎装口袋里抽出一张报纸，随即埋到那份《伦敦时报》的背后。报纸是从香港邮寄过来的，肯定过了好几天。

“蓝色快车”笨重地晃出车站，把一大群乱哄哄，没能上车的乡民落在了站台上。那些人手里紧紧抓着装满活鸡活鸭的篮子和盛满糖果蜜饯的大包小包，蹲在地上等着第二天才会到的下一班火车。

德国老头大声嚼着桃子——他买了一打——冲着身边那位躲在报纸后面的老乘客咕咕哝哝自言自语起来。他一边叭叭叭叭嚼着桃子，一边抱怨起上海的丝绸价格太昂贵。这并不是说他在做丝绸生意。他干进口贸易还挺红火。他冲着身边抬起报纸的那位述说着，又飞快地扫了一眼正在一心观望窗外景致的安勃利。他对着那两位无动于衷的听众絮叨道，这些天在中国做买卖就数热水

瓶最行俏。为了买一只热水瓶，中国农民会把自家的闺女卖掉。说着他嘎嘎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等他从怀里又拿出一只桃子吃完以后，这个胡子拉茬的进口商又将话题扯到了政局上。北京居然放任那些个军阀在国内横行霸道，真是世人的奇耻大辱。他说这番话时英文、德文混杂不清，可还算说得有一点逻辑，而且激情昂扬。中国成立共和国已有15个年头了，总算摆脱了挥霍无度的皇帝和由那些身穿花袍的太监操纵的那个腐败王朝。可这个国家又为自由做了些什么呢？它听任军阀们在各处营造自己的小王国，那些个军中冒险家也只是对总统和国会口头敷衍了事。更糟的是日本人竟能恣意掳掠他们想要的一切。

安勃利饶有兴趣地转脸瞧着那个大口啃桃子的小老头。刚才他那番有关日本人的言辞无疑是夸大其词，不过也道出不少真情，和父亲说的差不多。1914年大战初始（安勃利当时只有10岁），日本人抢走了德国人在青岛的租界。当时父亲对他们的蛮横无礼义愤填膺，也切齿痛恨他们的狡诈诬骗，因为日本人居然打着赶走德国佬、保卫“大亚细亚共荣利益”的幌子派军队强占了青岛。果然他们从此就死死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了。过后不久他们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宣称他们有权控制这个国家的大片地区。如果二十一条真的被接受的话，中国就会沦为日本的受保护国。即使部分接受二十一条这一现实——仅让日本长期占领青岛和满洲里的部分地区——也使安勃利的父亲怒不可遏。现在看到德国老头那张因气愤而扭曲的面孔，安勃利想到了父亲在饭桌上大骂外国人在中国巧取豪夺的情景。父亲始终认为被允许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只能是传教士。

在德国人大谈中国无能、日本侵略的时候，那位面色红润的新来者始终藏在《伦敦时报》背后，只是偶尔探一探头点上他的烟斗。安勃利私忖他大概当过兵。他那魁梧的身躯虽经岁月消磨显得肌肉松软，但那笔挺的姿势却透露出他以前受过训练。

安勃利的注意力又转回到窗外的田野风光，麦田里带刺的胡椒丛和杏树错综交叠，小湖四周围着成排的杨柳，泥泞的村庄里全是摇摇欲坠的破壁残垣。如今菲利浦·安勃利来到了中国，23岁的他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他再也不必洗耳恭听父亲述说那时在印度的传教士必须勇气百倍、还要敬畏上帝之类的絮叨了，他也不再象现在的年轻人那样腼腆害羞。在窗外的大地上有着他今后的前途与未来。

“自来水笔，是不是叫自来水笔？”

安勃利很不情愿地转向小老头，“是的，是叫自来水笔。”

“Verkauf——噢，英文说成卖，这种笔在中国很卖价，”他朝安勃利眨眨眼睛，“我说得好一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

“我时常练，还算记得一些。”他瞥了一眼身旁的新旅伴。那位正一个劲儿吸他的黑漆烟斗，两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方，脸色变得血红，浑身不住地冒着热汗。德国人不高兴地唉了一声，回头对安勃利说，“那么，传教士。”他耐心地等着，直到引起安勃利的注意。“那你是去传教啰？”

“是的，是去传教。”安勃利不愿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受任此职。

“去什么地方？”德国老头死盯着要练英语。他的胡子上沾着桃汁，亮闪闪的。

“哈尔滨。”

德国人哈哈大笑起来，“哈尔滨。”他又剥起一只桃子来。“那儿太冷了。还有那么多的白俄和日本人。”他转向身旁抽烟斗的旅伴，似乎要得到他的证实，可那位却瞪大一双蓝眼睛望着行李架出神。“那帮小子会偷你穿在脚上的这种皮鞋，”他翘起鼻子，朝前探出身子，“他们身上全是那个味儿，Zweibel——Zweibel 怎么说？”

“大蒜，”安勃利翻译道，“全是大蒜味儿。”

“是大蒜味儿。他们喝伏特加喝得太多了。”剥完桃子，德国人

开始小口小口地啃着。接着又转身对抽烟斗的旅伴说道，“你是英国人？”

那位点点头，可神情很冷淡，包厢里沉默了好久。火车正穿过镇江市。看到河岸边拴着一大堆小船，安勃利真想脱口说出“恐怕马可·波罗到过这儿，”可看到德国人在忙着吃桃子，那个抽烟的又在埋头看报，安勃利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火车开进了南京北郊。当火车停在旧城堡北端的车站以后，德国人大声叹了口气，又嘀咕开了，“眼下南京可是国民分子的Regierung。”

“他说什么？”那个新来的望着安勃利问道。

“他说国民分子的政府在南京。”

“对，我是说政府。”老头说道。

“国民分子？”新来的狠狠吸着烟斗。“那些狗杂种可不是什么国民分子。”他的英语说得简短干脆。

“Ich bitte um Entschuldigung,”^①老头语气庄重地说道，被人纠了错似乎很尴尬。“我在练英语。Übung macht den meister.”^②

“可别叫他们国民分子，别告诉这个小伙子这些话。什么国民党、KMT、还是国民政府，随便你怎么叫，他们全是他妈的一帮杀人犯，只想着抢掠，跟混蛋一模一样。”那个英国人这下完全加入了谈话，挥舞着烟斗以强调说明。“就在上海，蒋介石和他的那帮国民党分子屠杀了三四千人呢。”

“那是青帮干的。”

“可是蒋雇用了他们。他们干了一件卑鄙肮脏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英国人看着安勃利说。“小伙子，可别让人蒙骗你。蒋只

① 德语：请原谅。

② 德语：熟能生巧。

是又一个军阀罢了。”

“他在上海屠杀布尔什维克。”德国人说道。

“只要有人碍他手脚，他就把人说成布尔什维克。我要说，这帮坏蛋全都该死。”

“我对传教士也这么说的。我说过篮子里人头的事，同样说过那些大兵和土匪。我对传教士说过。”他显然很乐意赞同英国人的看法，好有说话的机会练他的英语。他吁了一口气又说起来，都忘了他们在说哪国语言，“So kann es nicht bleiben. Es muss anders werden.”

“他说什么？”英国人问安勃利。

“世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变一变了。”

“他妈的对极了。”英国人说道。

“我每到一个地方，”德国人又拿起一只桃子，“他们都当着我的面说我是一条狗。Face 是面孔吗？他们叫我外国狗，叫我王八蛋。外国狗、王八蛋——全操他妈的蛋！”说完他仰身靠到椅背上，掏出一把袖珍小刀专心致志地削起桃皮来，最后削下了一条弯弯扭扭、缎带似的整皮儿。怀里的桃子只剩三只了，桃皮和桃核在他身旁的手帕里堆得整整齐齐。安勃利匆匆打量了他一眼：一双鞋子经过多年擦拭已经裂开口子，一双白袜子耷拉在瘦削的脚踝上，裤子已经洗得脱线，皱巴巴的，衬衣龋龋不堪，领子已经磨破，麻布上衣的胳膊肘钉满补丁，钮扣洞里别着一枚小金属针，可能是军队里用的那种针。这个老头可真寒酸，不光是寒酸，而且还很孤独。他寒酸孤独，向人们兜售热水瓶和自来水笔，却又被人叫作外国狗，叫作王八蛋。这些可是中文里最鄙薄的骂人话了。安勃利也曾想到会遇见一些不寻常的人，可没想到会见到这么一个穷愁潦倒、孤寂凄凉的人。

他也没有见过象这个老推销商和英国人这么悲天悯人的人。令他吃惊的倒不是他们对中国动荡不安的觉察，而是他们所表现

出的悲观情绪。安勃利在耶鲁大学学过中文和中国宗教，不过他对中国政局的了解主要是从新汉汶和纽约报纸上的文章中得来的。他想全面了解中国时局，但也只是略知一二。他所知道的只是15年前中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以来，政府一直无所建树。国会经常解散，即使开起会来也对那些同样无能的总统和内阁束手无策。临时凑成的约法只是为那些朝暮之际便会垮台而又不懂得如何行使职权的执政者制定的。混乱的政局引起各种党派纷争不休。这些党派对安勃利来说真可谓云山迷雾，难以分理清楚。它们似乎只是以地理位置来选择各自的立场，南北分明。^①而在各党派混战的空隙之余，那些军人，那些带着几乎成了他们私家军的军阀们便乘虚而入。他们互相倾轧，内战已打了十个年头。可不管他们是偃旗息鼓，暂结联盟，还是连年征战，互相讨伐，他们当中谁也没能雄霸四方，统领全国。在上海曾有一个神职人员告诉过他，中国只是一群松散联结着的小公国，各处都以武力定法。与此同时，安勃利也知道，欧洲各大国还在坐享中国大地的精华：经济特权，廉价劳动力，都市的繁华糜乐。而日本则公开对乡村尚未开发的潜在资源垂涎三尺。所以正如那个推销商说的，世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该变一变了。而且英国人也持有同感。看来这儿的局势显然比安勃利料想的要坏。

那也好。

安勃利本来就不想光干那种毫无风险的传教，正因为如此他才选择了来中国这一差使。他有意让家里人，特别是让父亲知道这儿的工作有多么危险。基督的战士，勇敢地向前，象父亲在印度时做的那样，他会证明自己决不比他们差半分一毫。

安勃利举目了望窗外，辽阔的大地上天色已经大亮。但他看

① 从武昌起义(1910年10月)开始，中国各种政党团体先后有300多个，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主要分成南北两大体系。

见的并不是田野和村庄，他看见了自己，一名勇敢的战士，正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大地上大踏步向前。

午后时分，骄阳烤着车厢的铁顶，包厢里又闷又热。他们已进入中国内地，正往北穿过宿县、徐州，开往山东境内。这时头顶上的电扇坏了，英国人气呼呼地叫来了侍仆。侍仆进来摆弄了一阵也没修好。他突然朝安勃利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安勃利被这种毫不掩饰的敌意吓了一跳。年轻人并没有打算要温和些，反而叉开双腿站定，怒目俯视着他。

过了一会儿，年轻侍仆走了出去，可他那副怒气十足的脸色却留在了美国人的心里，他从没有见过这般充满敌意的表情。真不多见。也许这在中国司空见惯？他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道听途说过这种事情，却从没有亲身体验过。他现在连判断中国现状都不会，又怎么能企望判断火车上一名侍仆的喜怒哀乐呢？可尽管如此，他还能一眼看出年轻人一脸的怒气。

安勃利耸耸肩膀，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无论在这儿还是在家里，人们都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年轻无知，初涉世面的年轻人容易听信谣言，难辨是非，结果往往误入陷阱。现在他提醒自己明白事理。安勃利从包皮座椅（随着天热椅子也越来越热了）上拿起背包，抽出了一本书。

包厢里的另外两个人都斜眼瞟了一眼书，显得无动于衷，随即又各自顾自己了。

这是一本带注解的斯格菲尔德版《圣经》，是两个月前安勃利从耶鲁神学院毕业时父亲送给他的。扉页上的题词引的是《圣·路德》一章中的一段话，末尾还签着两个弯弯扭扭的大字：“父亲”。

主说，西蒙啊，西蒙，你要注意，

撒旦定要夺取你。

但是有我为你祈祷，你的信念不会变。

父亲就是这样，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唯恐他干错事。这次又是反复叮嘱他要把这一人生新里程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正如父亲从他小时候就教诲他做的那样，这次他也要时刻注意自己身上的善恶之争。

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书，匆匆瞄了一眼，又抬头凝望起眼前的大地景色：广袤的平原一望无际，只有一些树丛和突兀的花岗岩小山丘会偶尔挡住视线，长长的列车沿着这些小丘滑行，犹如一条懒散的小溪绕着一块巨大的圆石流过。当他收回视线再看书时，书页上的“乳房”一词闪过了他的视线。乳房。这个词一下子就引起了他对上海的回忆，使他想起了那天在上海的情景：那些烟花女子穿着开叉到大腿根部的紧身真丝旗袍，在街上扭着屁股招摇过市，用洋泾浜英语邀他上床睡觉，吓得他和另一位传教士赶紧别转脸。换了别人，怎么能这样泰然拒绝这种诱惑？他自己也难以抑制住胸中熊熊燃烧的欲火，回到住处之后好长时间才平息下来。他又读起了书中的这一段。

让你的生命之源得到祝福，尽情享受少妻的爱。

让你成为慈爱的农家，欢快的小鹿；让妻的乳房时时使你满足，使你永远纵情于她的挚爱。

你为什么，我的孩子，要贪恋一个陌生女子，投入她的怀抱？

安勃利已经跟一个姑娘订了婚，她的父亲是自己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传教士。两位长辈出于对万能的上帝的无比敬畏，多年前曾在印度一同布过教。厄休拉是位好姑娘，安勃利自然承认这一点。可她没有乳房，或者说看上去没有——他还没有机

会探出个究竟。厄休拉是个意志坚定的姑娘，15岁就读烂了一本《圣经》。即使安勃利是耶鲁大学划船队的队长，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厄休拉也完全能同他一起长途步行，不落半步。这位身强体壮、意志坚定的女孩甘愿献身于崇高的道德境界，这倒与她作为上帝侍仆的女儿这一身份十分相配。

“你要永远纵情于她的挚爱。”可要安勃利与厄休拉培养一种炽热的爱恋之情委实难上加难。他们干巴巴地吻过几次，可她眼里的那种沮丧肯定在他的眼里也同样闪过。

“人的所为都在主的督视下——”正当安勃利读着这一节的时候，对面座位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哼哼声，就象有人遭到猛击时发出的声响。安勃利探过《圣经》望去，只见德国老头的灰色脑袋上开出了一朵红花，化成一片深红色的花冠，鲜血从一只耳朵上面的伤口里汨汨流淌下来。德国人的脑袋受到这一重击，靠在了英国人的肩上。那一位则吓得呆了片刻，又惊慌地转眼望着别处，好似小老头把他当成了枕头。

这时铁路上传来一阵劈劈啪啪的枪声。安勃利身子靠在窗上，探出脑袋观瞧，只见一大群人骑着马在火车边上奔驰，一边还端着枪乱放。火车慢慢停了下来，他们毫不费力地赶了上来。一个穿着布裤光着上身的骑手朝安勃利龇牙咧嘴一笑，随后扣动了端在一只手上的长枪扳机。安勃利只听见一样东西嗖地飞过，在车壁上噗地发出一声闷响。

“滚下来，你们这帮该死的。”他听到车下一片喊声。

安勃利一下跌倒在地，瞪眼瞧着那个嘴里还咬着烟斗的英国人，他的猎装衣襟上沾满了德国人的鲜血。老头躺在桃皮堆里，耷拉着的嘴巴里还塞着桃子。

“土匪。”英国人悄声说道。

列车猛地一下刹住了。

“他们可能在该死的铁轨上扔了一根木头。今天算是倒霉

了。”

“他们会怎么样？”安勃利问道，又指了指死去的德国人。“这是意外吧。他们会杀外国人？”

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列车边上的人在大声吆喝，叫声盖过了马蹄敲打地面的咚咚声。安勃利听见一声尖叫，好象是从车厢里面传来的。

“他们会干什么？”安勃利又问了一遍。

英国人耸耸肩膀，嘴里仍然叼着烟斗。

“我们能对着干吗？”

安勃利的问话把英国人逗乐了，他开怀大笑起来，又忙把烟斗放放好，不让它掉下来。“小伙子，可别冒险。他们一进来就按他们说的去做。别对他们说你是传教士。”他打量了一会儿安勃利，看他没有惊慌失措便又说下去，“他们他妈的完全可能一刀捅死你。在南京就有一帮湖南大兵枪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是正规军，小伙子，跟他们还不一样。谁知道这帮混蛋会干什么。”他举着烟斗，象乡村小学教师的教鞭一样挥舞着。“千万别反抗，否则你是明摆着招惹他们。”

走廊里传来狂怒的咆哮，接着便是一声枪响，一声哭叫。

包厢门滑开了，那个年轻侍仆堵住门道，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眼睛射出凶恶的目光，戴白手套的手里还攥着一把大口径毛瑟手枪。

“看来这小子是他们一伙的，”英国人低声嘀咕道。可等到那个侍仆跨步走进来跪到德国人边上时，他又讨好地堆起笑脸。年轻人一手端着手枪，另一只手熟练地翻起死人的口袋来。他扯下怀表的金挂链，戒备地瞄了一眼两个外国人，随后把表贴近耳朵，听到怀表还在的嗒的嗒地走，他不由咧嘴笑了起来。他又从钱包里掏出钱，随手把钱包扔掉，包里的纸片全撒在了死人的大肚子上。他站起身子，虎视眈眈地瞪着安勃利，安勃利心想这个年轻人肯定想

一枪崩了他。在那双眼睛里仍然闪露着令安勃利在早些时候心惊肉跳的那种仇恨目光。

“起来，滚到外边去，”年轻人用中文吆喝道。

“他说什么？”英国人问道，“我听不懂。”

“他叫我们下车。”

“他要这样，我们就走吧。大概他还不会使这把毛瑟枪。”

侍仆在他们后面挥着那把大口径手枪，把他们赶进了通道。他们的前面走着四个身穿买卖人条纹西服的日本人，每人都拎着一只公文包，互相之间还在窃窃私语。

“他们和我一起上苏州的车，”英国人低头瞧着比他矮一头的安勃利解说道。“这帮日本佬。”

日本人前面还有两位中国人，全都穿着棕褐色的军服，戴着尖角军帽，佩着军阶肩章。他们被来福枪粗暴地推搡着朝卧铺车厢的尽头走去。

年轻人走到几个同伙身边，胆子顿时壮了起来，情绪也变得高涨起来，他用毛瑟枪狠狠捣了一下安勃利的后腰，打得他一个趔趄。“有老子在这儿，你们这帮外国狗杂种谁也甭想溜。”他眉飞色舞地吼道。这句牛皮话似乎激得另一个土匪想跟他比试一下，他也用枪托猛砸英国人的肩头，打得那个身材高大的英国人屈腿跪了下来。

“哦，上帝呀。”英国人轻声说道，脑袋垂到了两腿之间。

“起来，操你妈的王八蛋。”那个土匪尖叫着，狠命地踢着他。

安勃利扶起英国人。“谢谢你，小伙子。这一下打得我够呛。”他抬眼望望侍仆和那几个土匪，他们正冲他咯咯笑着。“明白我说的了吧？一着走错——”

走廊尽头便是车门。车外至少站着 10 个匪徒，脸上全都挂着讪笑。“跳下去，”英国人小声说道，“别让他们推你下去。”

安勃利一纵身跳到路基的小石块上。匪徒立刻把他和英国人